

长篇小说



# 战马

冷海 著

## The War Horse

它是一匹黄色的马，  
战争却赋予了它非常的使命。  
辗转于中日军队之间的它，  
最终是绝处逢生，还是英勇赴义？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战马

冷海/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马/冷海著.——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4-05789-3

I. ①战…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415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战马

冷海 著

---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策划编辑:吴倩

版式设计:周洋

责任编辑:陈玉玲

责任印制:李玲

---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1~5000册

版本: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13千字

---

书号:ISBN 978-7-304-05789-3

定价:42.00元

---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 目 录

001	第一章	血战
031	第二章	突围
069	第三章	出击
099	第四章	人圈
127	第五章	军刀
151	第六章	奇兵
181	第七章	较量
217	第八章	血性
243	第九章	对决
275	第十章	脊梁
307	第十一章	追风
343	第十二章	红雪
379	第十三章	勇士
417	第十四章	决胜

## 第一章 血战

1941年5月，冀东鲁家峪，深夜，寒气逼人。

一弯残月如水。

清冷的月光下，静寂的小路上，两匹战马悄悄而来。前面一匹战马上坐的是一位八路军军官，高大魁梧，脊梁挺拔，目光锐利，一脸络腮胡子。他的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三颗手榴弹，肩上挂着一柄斧头，这柄斧头身比普通的斧头大一倍，刃口在月光下寒光闪闪。

这匹战马是一匹黄马，高大，神骏，走路的时候鬃毛抖动，极有气势。

后面的一匹战马上坐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八路军战士，手里紧握着一支步枪，腰上别着一把军刀和两颗手榴弹。

“什么人？口令？”陡然，严厉的声音从树林之中传出来，随即是拉动步枪枪栓的清脆撞击声。

“刀如风。”前面的八路军军官沉稳冷静，铿锵如铁地回答道，字字掷地有声。

“人如铁。”树林之中有人回了一声。一个戴着树枝伪装的八路军战士从树林之中敏捷地、悄无声息地闪了出

来，敬了一个刚劲有力的军礼，双眼在树枝下警惕地闪动着，“营长，我是暗哨三号。”

营长还了一个军礼，双眉一扬，沉声问道：“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哨兵果断地回答道：“报告营长，没有。”

营长点了点头：“眼睛放亮点，你们暗哨是十二团和我们骑兵队生命的保障，明白吗？”

哨兵立刻回答道：“明白。”

营长挥了挥手：“继续警戒！”

哨兵又敬了一个军礼：“是。”随即提着步枪，迅捷地进了树林，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已经是鲁家峪最前沿的暗哨，营长查哨完毕，那匹马也不等营长勒缰绳，自己就转过身去，往回走。

“营长，我们的哨兵还真行，一眨眼就躲起来看不见影子了。”后面的战士紧绷的脸放松了许多，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营长回头瞪了他一眼：“王二愣子，说你他妈的没文化吧？既然是暗哨，当然是躲在暗处的。一眼就能让敌人看到的哨兵，那不是哨兵，那是被摸掉的螺螄……”

后面的战士连连点头：“营长说的是，我是王二愣子嘛，我没读过书，哪晓得这么多名堂？我就知道饿了吃，困了睡，见了日本鬼子抡起军刀就干。”

“老子最喜欢你的就是这一点，见了日本鬼子就干。否则，早一脚把你踢出骑兵队了。老子的骑兵队，要的就是敢打敢杀的英雄好汉，不要贪生怕死的缩头乌龟……”营长哈哈一笑，声音穿透了树林，传出去很远，又荡回来。

营长名叫江铁弓，四川人，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家里租着地主的田种。他学过木匠的手艺，还学了一手好拳脚。

几年前，因为被地主恶霸欺负，江铁弓一家被逼死，江铁弓提着斧头将地主恶霸碎尸万段，一把火将地主家烧了个精光，然后参加了红军。因为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很快从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升到骑兵连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被一二九师派到冀东，成立了一个营编制的骑兵队伍。

此刻，冀东军区骑兵队刚刚组建了一个月。

鲁家峪是八路军冀东军区第十二团的根据地，也是冀东军区骑兵队的根据地。两支队伍的指挥部都在这里，江铁弓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夜夜亲自查哨。

“营长，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过小鬼子的影子了，小鬼子被我们砍怕了吧？”王二愣想了想，“我还记得在山西和鬼子战斗的时候，你提着斧头冲进鬼子中，左边一斧头，咔嚓！一个鬼子的脑袋滚了下来，右边一斧头，咔嚓！又一个鬼子的脑袋滚了下来……可我，砍了半天，才砍了一个鬼子的脑袋，而且他的皮还没有被砍断……”

“那次我们队没有几匹马，才砍了四十三个鬼子，现在我们有了战马，跑得快了，追上的鬼子就更多了，有的是鬼子砍了……”江铁弓双眉一动。

“以后鬼子撞上我们骑兵队，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王二愣忙说。

“放屁，是羊入狼口，找死！”江铁弓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不晓得莫乱说！”

王二愣一脸茫然：“营长，我哪里说错了呀？”

“闭嘴！”江铁弓悻悻地骂了句，“你王二愣子狗嘴里就吐不出个象牙来！我们是八路军骑兵，如狼似虎……”

王二愣立刻恍然大悟：“我们骑兵队像狼和虎一样厉害。不像狗，狗哪里有老虎、狼威风……”

江铁弓扬了扬马鞭子，作势要抽王二愣。这个家伙立刻把马勒到了一边，头也躲得远远的。

江铁弓笑骂道：“说你狗日的愣是假的，一点儿也不愣嘛！”

“哎呀，营长，你这匹黄风就是行，跟你肚子里的蛔虫似的！”王二愣赶忙转移话题道。

黄风就是江铁弓的坐骑，江铁弓给它取了这个名字。

江铁弓立刻神采飞扬起来，得意地用手拍了拍马脖子，说：“老子的马可是大有来头的，当年我们部队买了一批战马，老总看到黄风就喜欢得不得了，结果一上马就被掀下来，摔得屁股朝天……”

王二愣忙道：“老总驯服不了这马？”

江铁弓哼了一声：“别说老总，许多军官都驯服不了黄风，这黄风不听话，就不让人骑，上去一个就摔下来一个，一个比一个摔得快，一个比一个摔得狠，个个鼻青脸肿，跟大熊猫一样，哈哈……”

王二愣听得入神：“然后营长就上了？”

江铁弓道：“那个时候老子才是一个排长，这么好的马我哪有资格骑呀！可老总放出话来，谁驯服了这马，这马就归谁……于是老子三拳两脚就把这匹战马打服了，它现在乖乖地听老子的话……这个战马和老婆一样，要打，不打不服……”

黄风停下矫健的脚步，高高地昂起头，打了一个大大的响鼻，又继续往前走。

王二愣立刻叫了起来：“营长吹牛，黄风说不是。”

江铁弓哈哈一笑，压低了声音，又说：“老子的确打过，但是没有打服黄风，这马烈，不能打。老子把它牵到河边，给它洗澡，喂它豆饼，求爷爷告奶奶，说尽好话，



结果它就听话了……”

“黄风真能听懂人话？”王二愣半信半疑。

江铁弓又拍了拍黄风的脖子，吆喝道：“黄风，你能听懂老子的话不？”

黄风果然又扬起头，打了个响鼻。

王二愣惊讶地说：“果然听得懂！”

江铁弓非常得意：“这马是最通人性的，真的跟老婆一样，光打不行，还得疼，我老娘说过，打出的老婆口服，疼出的老婆心服……”

“可是你并没有老婆呀！”王二愣急忙道。

江铁弓的声音低了下去：“差一点儿就有了。先是被地主恶霸逼，现在又有了小日本鬼子，否则，老子应该讨个老婆了吧？老子也快三十的人了……”

王二愣却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营长，你说黄风能听懂小鬼子的话？”

江铁弓一怔：“这个老子真没想过，应该听不懂吧！对了，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

王二愣憨笑了一下：“我随便问的……”

峪口有一个天然的石头平台，很高，江铁弓抬头看了看，忽然翻身下马，很快就登了上去，站在平台边，用望远镜观察。

远处黑黝黝一片。

黄风静静地立在王二愣的马边，也不用王二愣牵马缰绳。王二愣抬起头，歪着脑袋，自言自语：“我们营长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哪里有鬼子嘛！鬼子军官不正搂着日本女人睡得贼香呀，哪里还有心情来摸我们的夜螺螄！”

江铁弓的望远镜里忽然闪过一丝寒光，他猛地把望远

镜拿开，但什么都看不清楚，不过他可以确定，自己刚才看到了一点反光，而且是刀锋的反光。

难道真的有日本鬼子来了吗？

江铁弓放下望远镜，下了平台，飞身上马，缰绳一抖，黄风立刻冲了出去，嘚嘚嘚！马蹄声骤然响了起来。

王二愣一愣，心想：“啊！营长又吃错药了……”随即也打马跟了上去。

冀东军区十二团营地，两个端着步枪的战士正在站岗。

“口令？”两个战士发现了江铁弓，厉声喝道，一边喝，一边举起步枪。

“刀如风。”江铁弓回答之后，飞身下马。

“营长。”两个哨兵已经看清楚了面前是江铁弓，忙敬了一个军礼。

江铁弓劈头就问：“你们团长呢？”

两个哨兵一怔：“团长不是在睡觉吗？”

江铁弓双眉一扬，急吼了一声：“这个时候还在睡觉！立刻把团长叫起来，就说我有紧急军情！”

“是！”哨兵不敢怠慢，立刻进去报告。江铁弓也迫不及待地跟了进去。

十二团团长陈群刚刚睡下，一听到有军情，立刻翻身而起，扎好皮带，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不慌不忙地问道：“哪里发现了敌情？”

卫兵忙道：“是骑兵营营长江铁弓。”

江铁弓已经大步走了进去，敬了一个军礼，大声道：

“报告团长，我刚才在巡查夜哨的时候，发现了一道反光，我觉得应该是日本鬼子军刀的反光……”

“什么？”陈群吃了一惊，“你把事情详细地说

一下。”

江铁弓把事情说了一遍。陈群用一种很异样的眼神把江铁弓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然后坐在木凳上，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香烟，扔给江铁弓一支。

江铁弓有些着急地道：“团长，军情如火，你还有心情抽烟！”

陈群哈哈一笑：“江铁弓呀，你可是一二九师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一把斧头砍得日本鬼子魂飞魄散，可是你居然只凭一点反光就说鬼子来了，你……这个简直让我难以相信你还是江铁弓……”

江铁弓焦急地道：“团长，难道你不相信我？”

陈群慢条斯理地道：“那有可能是水面反光，也可能是战士们丢在地上的一块破铁，更有可能是村里姑娘遗留在地上的一面镜子……如果说鬼子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比如部队集结，粮草、弹药物资运输，这可不是小事，我们冀东几百万老百姓就一点儿没发现吗？更何况我们十二团和你们骑兵营都是铁打的战士，胆小的鬼子见到我们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哪里还敢来偷袭……”

江铁弓阴沉着脸，认真地道：“团长，鬼子已经侵略了大半个中国，这就说明鬼子不是省油的灯。鬼子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善于偷袭，我们可不能大意。”

陈群看江铁弓如此严肃，也认真地问了一句：“你确定是鬼子的部队来了？”

江铁弓点了点头：“我认为就是鬼子的部队来了，我已经派了骑兵队的侦察兵丁小栋悄悄出去侦察……我不知道你们团防御的三面情况如何，希望你派出侦察兵悄悄出去了解一下情况。”

陈群想了想：“我们团防御的三面都设有明岗暗哨，

范围最少也有十里，日军来了不可能发现不了，而且，我们团和你们骑兵营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就等于鬼子的两个大队，想要一口吞下我们，恐怕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江铁弓道：“我担心鬼子在外围把我们包围……”

陈群摇了摇头，哼了一声：“那鬼子得来一个联队，一个师团，那得有多大的动静？难道我们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话音刚落，外面就响起了一个士兵焦急的报告声：“报告！”

陈群脸色一变，喝道：“进来！”

一个八路军士兵跑步进来，气喘吁吁：“报告团长，鲁家峪东面发现大批日本鬼子，最少也有一个大队，没有前进，全部露宿在树林之中……”

陈群“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什么，鬼子真的来了？立刻派人到北面、西面侦察有没有鬼子的部队！”

江铁弓双眉紧锁：“日本鬼子胃口不小，不知道我们南面的情况如何？”

陈群立刻展开了作战地图。没多久，骑兵队侦察员丁小栋回来报告，南面有鬼子骑兵，已经摆好战斗的架势，随时等待进攻。

江铁弓冷静地道：“我已经明白了，日本鬼子想把我们骑兵队和十二团包了饺子，但现在是晚上，鬼子不好展开行动，他们是在等天亮……”

很快，十二团北面、西面的暗哨也传回来了发现大量敌人的军情。

“日本鬼子还真给我们十二团和骑兵队面子，一下子出动这么多人马，还搞出了名堂！”陈群一拳头砸在桌子上，“不过日本鬼子想一口吞下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陈群说得没错，这是日军华北派遣军与日本关东军联合进行的一次秘密军事行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日军第一一五混成旅团，日军关东军第七、第十一独立大队，还有日军关东军讨伐大队等，一共是六万人马，为的就是一举歼灭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指挥这次行动。原田熊吉是日军东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精通兵法，而且了解八路军擅长游击战争，很难对付。原田熊吉经过精心打探，得到八路军冀东军区第十二团和骑兵营所在位置，秘密集结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鲁家峪，只等天亮之后发起猛烈进攻，一举将八路军主力部队消灭。

鲁家峪南面，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铃木启久的骑兵联队。铃木启久四十岁左右，八字胡须，小眼睛，阴冷凶残。此刻，他的骑兵队伍已经按照战前准备，部署在预定的位置，只等天亮就对鲁家峪发起进攻。

一匹战马跑了过来，马上是一个年轻的军官，这个日军军官和大多数日军军官不同，仪表堂堂，穿戴整齐，眼神高傲，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联队长阁下，我们为什么不冲进鲁家峪，一举消灭八路军部队？”这个军官在马上敬了一个军礼，有些不耐烦地道，“区区几个八路军士兵，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

铃木启久回敬了一个军礼，冷静地道：“这是华北派遣军与关东军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我们要求的是完胜，请耐心等待，在预定的时间才能合围成功。在发起进攻之前，请防御好自己的防区，不能让一个八路军逃走！”

这个赤木大佐可是大有来头，他是日本天皇的堂弟，刚从东京帝国军事大学毕业。在他眼中，中国军队就是一群

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根本不是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对手。

赤木敬了一个军礼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防区。

赤木的骑兵整齐地排着队，背着骑枪，腰上别着军刀，头上戴着钢盔。赤木抬起手看了看腕表，冷冷地哼了一声。

“大佐阁下，离发起进攻的时间还有多少？”赤木旁边一个粗野的、一脸杀气的军官加藤小野中尉问了句。

“还有两个小时零十三分钟。”赤木看了看手表，不满意地哼了一声，“如果我是指挥官，这两个小时已经全部歼灭了八路军部队，然后美美地吃着早餐……”

“我同意大佐的看法，区区几个八路军游击队，值得我们动用如此多的军队吗？只要我们的骑兵队就足够了！”加藤小野也狂妄道。

旁边的远江中尉随后说：“此次行动，我们包围的是八路军冀东军区主力团，还有一支八路军骑兵队伍……”远江中尉是赤木的作战参谋，这些他了解得很详细。

“八路军骑兵？八路军骑兵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赤木顿时来了兴趣。

“这支八路军骑兵是刚刚成立的，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他们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队，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队在晋东南一带可没少给天皇的部队添麻烦……”远江中尉认真地说。

赤木不以为然：“远江君，我们的骑兵是帝国的精锐，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我们的马匹也是百里挑一的战马。试问八路军连饭都不能吃饱，他们哪里有粮食喂马？他们能有多强大的战斗力？”

加藤小野立刻附和：“八路军骑兵不堪一击，我军将用八路军骑兵进行一次最完美的军事训练。”

赤木立刻连连点头，意气风发：“加藤君说得对了，八路军骑兵只不过是我們训练的对象而已！”

远江中尉不好再说什么。

赤木斜了他一眼：“远江君，你怎么不说话了昵？”

远江中尉道：“消灭八路军骑兵，自然不在话下，但我们应该重视敌人，毕竟八路军是我们的老对手……”

赤木冷冷一笑：“远江君，你缺乏帝国军人的血性，八路军根本不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大日本帝国唯一的对手就是自己，战胜了自己，也就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远江中尉立刻挺直了身体：“嗨！阁下说的是，我等当奋勇杀敌，报效帝国，报效天皇！”

鲁家峪，八路军冀东十二团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十二团政委说：“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现在分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全团应该立刻分散突围，从四个方向冲，冲出去一个是一个。”

很多干部表示同意。

一营营长曾和树却提出不同意见：“敌人有备而来，我们不能一味突围，而应该就地防御。鲁家峪是我们的根据地，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占据天时地利，还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足以坚持下来。我们这里的战斗一打响，兄弟团队必然赶来增援，在外围对敌人进行反包围……”

有几个干部连连点头。

“不行！敌人要的就是和我们正面战斗，而我们的弹药、火力远远不足，这样下去，简直是拿鸡蛋和石头碰，没有一成的把握打赢，还有可能全军覆灭。”赞成政委意见的二营营长反对道。

“打，和小鬼子狠狠地打一场，我们十二团就没怕死

的犨种，就要和鬼子好好干一场，让小鬼子长长记性！”曾和树摩拳擦掌。

“不能打，那样是置全团的安危而不顾，那是错误地估计敌人力量和对自已认识的不足！”政委据理力争。

陈群一直在思考，他忽然站了起来，挥了挥手，大家立刻静了下来。陈群看了一眼一直沉默不语的江铁弓：“江营长，你的意见呢？”

江铁弓“霍”地站了起来，眼神如电一般，声音铿锵如铁：“突围！”

陈群冷静地道：“说说你的理由。”

江铁弓不慌不忙地道：“这次鬼子出动大军，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这说明鬼子这次行动是经过周密部署的，是想一口吞掉我们冀东主力团。他们希望的就是和我们进行阵地战。日军有坦克、大炮，进行阵地战是在戳我们最薄弱的地方，我们不能以自己最薄弱的力量和鬼子最强大的力量对决，而应该发挥我们最擅长的特点——突围，进行游击战斗。”

江铁弓冷静地看了大家一眼：“但是突围，也不是那么容易，鬼子的兵力太多了，我们只能集中所有的兵力，从一个点上突围……就好比在我们面前是一堵墙，而我们手中有一把锥子，无论这墙有多坚硬，总能戳出一个窟窿来。”

江铁弓的话一说完，立刻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好，就这么突围！鬼子虽然来了不少，但是分布在四面，而我们集中兵力在一处突围，火力能够暂时占据优势，一鼓作气，杀出重围。但是，我们行动的最佳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如果过了这一个小时，大队的敌人必然压上来，所以，枪声一响，大家必须抓紧时间。”陈群立刻确



定了江铁弓的突围方案。

江铁弓继续道：“就从我们西南方向突围，我们骑兵冲出去，引开日军骑兵……日军的骑兵虽然在速度上占据优势，但是携带的重武器必然不多，大家突围的时候，伤亡相对会少一点。”

这一点，江铁弓也是考虑过的。

“骑兵营打头阵，一营、二营居中，三营断后。我留在三营，指挥战斗。”陈群布置了战斗任务。

一营营长曾和树道：“团长，你带二营，三营居中，我带一营断后。”

陈群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执行命令！”

曾和树道：“你是团长，十二团不能没有你。”

陈群厉声道：“我是团长，三营的战斗才不能没有我，立刻行动！”

曾和树挺直身体，敬了一个军礼，大声回答：“是！”

鲁家峪骑兵营，战马整齐排列着，马如龙，刀如雪，人如铁。

副营长张大海对着江铁弓敬了一个刚劲的军礼，大声道：“报告营长，骑兵营全体集合完毕，等待战斗任务！”

张大海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钢筋铁骨，凛凛一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英雄好汉，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军人，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八路军战士。

江铁弓向骑兵战士们敬了一个军礼，严厉地扫了大家一眼：“同志们，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更是八路军冀东军区骑兵队的战士，我们骑兵营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战斗就是今天晚上的突围战斗……”

骑兵队的战士们早已经迫不及待了，摩拳擦掌，跃跃